



一诺七十载

杨辉素

“刘仁八，大会开，红三军团建起来……”这是土地革命时期，流传在鄂东南的一首民谣。

民谣中的刘仁八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一个山区老镇。1930年5月，彭德怀率红五军四个纵队，与先到大冶的红五军第五纵队会师。彭德怀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，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大为红八军。之后，彭德怀在刘仁八镇主持召开会议，即军史上的“刘仁八会议”。会上，按照党中央决定，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，彭德怀为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。

半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秋，我乘坐一辆老式班车，沿着依山蜿蜒的砂石公路颠簸近两个小时，从大冶县城来到这个山区老镇上的前进高中任教。课余时间，带着我收集当地的历史资料。从中我了解到，刘少奇、董必武、贺龙、何长工、程子华等都在这片山区留下过战斗足迹。这里至今流传着革命前辈们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，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与群山红叶叠映。

其中，程子华给我印象尤其深刻。也许是因为我曾在在大冶师范读书，而那里与程子华也有一段很深的渊源。

还在读书时，我就对学校里作为寝室的高大木结构砖房尤为好奇。砖房每排三大间，每间超过百平方米。上下层的木架床，人站在上层，离屋顶还有两三人高。一个班五十来个同学同寝一室，仍感觉空空荡荡。室外，高耸的檐廊实木榫卯结构，立柱要两人相对方可搂抱。后来我们得知，原来这里是清朝武备学堂的旧址，始建于清道光七年(1827年)。在彭德怀到刘仁八镇前几个月，即1929年12月14日深夜，大冶兵暴于此发生。

大冶兵暴由国民党军中秘密共产党员程子华组织发动，与红军里外呼应，一举消灭顽敌，成为我军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起义的成功范例。一批起义人员加入红军，壮大了红军的革命力量。同时，农民参军热情高涨，大冶到处都有父送子、妻送郎当红军的佳话。

大冶解放后，在大冶兵暴旧址建立了“湖北省立大冶师范学校”。这便是我的母校。2006年，大冶兵暴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现在，大冶师范与其他学校合并，大冶兵暴旧址建筑群已修复，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建成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檐廊粗大的原木柱子油漆通红，非常耀眼。

大冶因“大冶炉冶”而得名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。境内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，展现着大冶采矿冶炼的悠久历史，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清末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，创建了大冶铁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矿业成为大冶重要的支柱产业。直到世纪之交，大冶全境矿山超过五百座，近十万人参与采矿。大冶的经济和税收，很大程度上仰仗着这种资源型产业。

但是，这样的自然优势也会带来弊端。“一矿独大”造成了发展后劲乏力、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。近年来，大冶人民调整思路，积极转型，发展绿色产业，连续摘得“全国文明城市”“国家园林城市”“国家卫生城市”等桂冠，主要经济指标仍然在湖北县域名列前茅。一批原先从事矿业经营的企业开始布局旅游观光、生态农业等产业，经济结构实现了从“一矿为主、工业独大”到“三产融合、协调发展”的良好局面。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大冶刺绣。我在第二故乡苏州生活了三十多年，这里刺绣传统悠久，名家辈出。但大冶刺绣的“双面打籽绣”“巢丝绣”“双面盘金绣”和“双面异色异形打籽绣”等新颖针法，同样让人刮目相看。

美丽的大冶，正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。眺望千里外的故乡，我不禁心潮澎湃……

眺望故乡大冶

刘放



这一诺，就是七十年。用坏多少扫帚了，他数不清。走坏多少双布鞋了，他记不清。但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党员，他的信念，他的誓言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二

7月的阳光明亮刺眼，但在左权将军墓园里，却是一片浓密的阴凉。

杨爱公让儿媳用三轮车把他拉上山。他在墓碑前长久地坐着，双眼看着墓碑。耳边有风，卷起他的衣角，许多往事也像风一样从记忆里撩起来，扑打着他衰老的身体。

那时他还年轻，每天踏着晨曦走进这墓园里。

墓园面积很大，一圈扫下来，从早到晚，要用两天时间。宽阔的地方他用大扫帚扫，窄小的边角角和合阶，他用小笤帚扫。一带一带，比扫自家的炕还仔细。墓碑上落了树叶，他就用手一抖一抖地抖。墓碑蒙尘，他就用干净的抹布轻轻擦拭。墓上的石缝里长出了小草，他一根根薅掉。

经常有游客来参观，他就当义务讲解员，讲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战斗中如何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，用生命掩护同志们突出重围。在一次次讲述中，杨爱公仿佛回到了那战场上，耳边炮火轰鸣，战士们的呐喊声犹在耳畔。他的心被震撼着，激荡着。讲罢，常常湿了眼眶。他觉得有必要让后来人牢牢记住，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！

他的讲述让很多人受到了教育：机关干部、党校学员、人民群众、校园学子……还有许多单位的党员擎着党旗，来这里重温入党誓词。铮铮誓言在左权将军墓前回荡，在巍巍太行间回荡。

而那时候，他也心潮澎湃。作为一名老党员，他感到自豪。

三

每次打扫完，杨爱公都要习惯性地围着左权将军墓前的两棵大树走一圈。

这是两棵柏树，是杨爱公亲手栽下的。他还记得当年树苗只有手指粗，一转眼，就长到一个人人都抱不过来了。大树上端的枝叶相互交错，像两个肩并肩的士兵。他拍拍树干，像跟两个老战友打招呼：“嗨，好好守着将军啊。”

风过，树枝摇啊摇，仿佛听懂了他的话。

杨爱公很欣慰，又转身望向这满山的青翠，笑容把脸上的沟壑都填满了。

当年，墓园周围的山坡一片荒芜，荆棘杂草长满乱石间。杨爱公决心把这一带山坡上都种上树。树大了就有阴凉，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来了。

当年的杨爱公还有满身力气。一个人干不过来，他就动员老伴、儿子、儿媳全家人和他一起上山栽树。他和儿子刨坑，老伴和儿媳负责填土、浇水。

山上都是硬石，树坑不是用铁锹挖的，是用铁镐刨的。胳膊抡圆了一镐一镐刨，抡得胳膊都酸了，手上都磨出了水泡。老伴拿

针把水泡挑了，再贴一块胶布，继续刨。后来起水泡的地方结成了厚厚的茧子，也就没那么疼了。

填土好说，浇水是个难事。山上没有水，得从村里运。他们用小拉车拉，用扁担挑，一天来来回回也运不了多少水。儿子说，可以买一辆燃油三轮车。老伴反对，咱家哪有那么多钱？这么多年你们都在墓园里义务奉献了，吃喝仅凭那二亩地，家里没有来钱的道儿。沉默了许久，杨爱公说，没有钱，借。屋顶昏暗的灯泡发出“嘶嘶”声，照着他瘦削黝黑却坚毅的脸。谁都不说话了，都知道他脾气倔，定下的事没人拗得过。

借钱买回三轮车后，效率果然提高了。每天上山时就灌满两个大塑料桶，浇水用完了，再回去拉。每天往往返返，新三轮车变成了旧三轮车，一发动就响得震人。泥土和树苗“咕嘟咕嘟”喝着水，树苗的根系紧紧扒进岩缝里。它们努力生长，长出绿叶，长出枝干。

有了这辆三轮车，植树进度快多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个山坡上竟也有了上万棵树，有柏树、松树、木槿树，郁郁葱葱。那开不败的一朵朵紫色木槿花，则是浓绿中一点明丽的点缀。

这些树，全都交给国家。他们全家的劳动，都是义务的。

有人说他傻，杨爱公不在意。凡事他都要拿来和左权将军比一比。左权将军命都不惜，我们出这点力气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

杨爱公喜欢坐在墓前看这些树，看它们长大、繁茂，他觉得这满眼的高大苍翠才配得上将军的英名。

杨爱公爱这里胜过爱自己家。他平时待人宽和，可谁要做损伤莲花山、损伤墓园的事，他绝不同意。曾有人赶着羊来这儿放牧，杨爱公急得大喊：“快把羊赶走，快快快。”那人故意气他，就不走。“好，你不赶我赶。”他追着轰着，把羊撵下山。一说起这些他就来气，什么焚烧秸秆啦，乱砍滥伐啦，绝对不行。

他得罪了不少人，有人骂他。他笑，你尽管骂，但你要搞破坏，我还管。

四

有人说，命运待杨爱公不公平。1992年，和杨爱公相濡以沫的老伴因积劳成疾去世了。那年，他六十三岁。

大儿子杨乃堂安慰他，爹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弟弟呢，我们替娘给你做伴。

小孙女才三岁，看到他哭，攀上他膝头，用小手擦他脸上的泪，搂着他，爷爷不哭，我也给你做伴。他的泪滴到孩子身上。

岁月流逝，在不知不觉中带走人的青春、健康和活力。杨爱公的背从哪天开始佝偻的？双脚从哪天开始像踩着棉花的？干活从哪天开始气喘的？他开始不时放下扫帚望天，望啊望，天上的云里仿佛藏着左权将军的脸。

杨乃堂理解爹的心思。他跟爹说：“爹，让我替你干吧。”

杨爱公想说什么，到底什么也没说。从那以后，杨乃堂和爹一样，每天踏着

晨曦去打扫、守护左权将军墓。杨爱公不用劳动了，但他还是每天都要去那里走一走。儿子扫累时，父子俩就坐在树下说说话。

2014年，杨乃堂不幸因车祸去世。杨爱公的心被撕裂了，孱弱的年老之躯躺在床上不动，不吃不喝。他想，让自己也走了吧。

可是几天后，他又挣扎着爬起来。他骤然惊觉：左权将军墓有几天没有去打扫了？儿媳李秀英比他的悲痛更甚。失去丈夫，她一夜白头。

李秀英把饭碗端到公爹床前：“爹，您吃点吧，您都好几天没吃没喝了。”

他躺着不动。

“爹，我知道您在想啥。乃堂的扫帚，我接。”

李秀英把饭放到床头，也不等杨爱公回话，擦一把眼泪，背上扫帚出了门。

从此，每天在墓园里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扫帚扫过岩石的“哗哗”声，和着鸟儿的轻唱和风的低吟，再次在幽静的墓园响起。

五

有人来参观时，李秀英就做讲解。她只上过小学，识字不多，但她脑子好使，什么事听一遍就能记住。左权将军的故事，她会讲很多书本上没有的。连那些党校来的教授，都爱听她讲。

一些中小学校，也邀请她去给学生们讲。她的讲述使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，现场还有孩子哭起来。

李秀英也在一次次打扫、讲述中，用烈士的精神鼓舞着自己。笑容又回到了她脸上。她对所有人都真诚热忱，让人感到阳光般的温暖。

杨爱公也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。很多时候，他都坐在墓碑前回忆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把村里的事情都跟左权将军说说。

“左权将军，咱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大家推举我当会长。年轻人结婚，小孩过满月，村里人去逝，都是我主持。有了章法，就没人攀比了，十里八乡都羡慕咱们村呢。这叫什么？对，叫文明乡风。”

“左权将军，咱村后的山背渠改造完成了，过去浇不上水，良田变成了荒地，现在都能浇上水了，庄稼长势好着呢。”

“左权将军，咱村里修了路，‘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’都成老皇历喽。村里还装上了路灯，灯光把村里照得那个亮堂啊。村里还建了高标准的学校，娃娃们都开心得不得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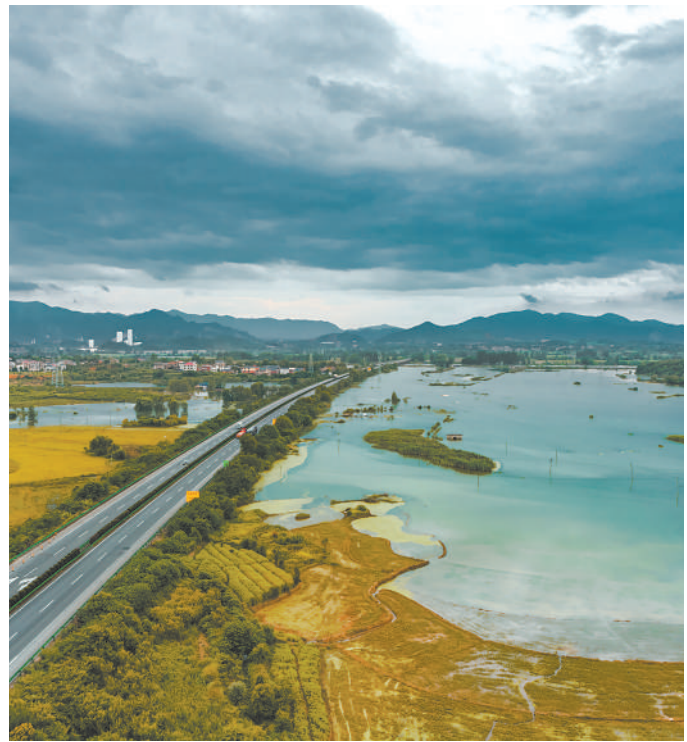
“左权将军，党和政府搞脱贫攻坚，咱们村家家户户都脱贫啦。现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，大家脸上都乐开了花。”

……

在杨爱公动情的讲述中，时代的列车正轰隆隆飞速奔跑，奔向富裕，奔向美好，奔向幸福光明的未来。

杨爱公相信，泉下的将军一定会听到，也一定很高兴。

上图为河北省涉县莲花山风光。
路海东摄



湖北省大冶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